



馬來亞戰爭回憶錄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

# 馬來亞戰爭回憶錄

Lt. General A. E. Percival

原著者：白思華將軍

吉隆坡諧街六十二號

發行兼印者：中國報有限公司

吉隆坡電話二七六一

董事經理：陳濟謀

編輯主任：宋韻錚

翻譯者：

朱家元  
李雁賓

# 弁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首對珍珠灣施行空襲，繼即傾全力對遠東各地的英國屬土施行猛攻，從十二月八日清晨起，馬來亞便完全陷於戰爭火燄籠罩的狀態中。當時，馬來亞軍民雖一致奮起，實行抗戰，但終因在防衛方面有種種缺陷，且有其他甚多不易克服的困難存在，於經過了七十天的艱苦戰爭之後，會被譽「不會被攻破的新加坡要塞，也竟落於軍之手；馬來亞當局乃於無可奈何的情境中，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向日軍投降。從這日起，馬來亞人民，尤其是中國人，便在暗無天日的情境中，苦熬了三年又八個月。

可是，馬來亞何以竟在如此短短的七十多天期間淪陷於日軍之手？在戰爭爆發前後馬來亞方面的軍事，政治，社會，經濟與其他種種措施的實際情況如何？由於當時新聞報導受着嚴格的統制，更由於軍事時期人心惶惶，謠言四起，所以大家都祇知其表而未知其裏。直至日本投降以後，英美報紙始有許多斷簡零篇，申述馬來亞在戰爭時期的許多奇蹟。白思華中將，爲使各方明瞭當時的實在情形起見，乃有「馬來亞戰爭回憶錄」的著述。

白思華將軍是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間的馬來亞陸軍總司令，他是馬來亞防衛的設計與指揮者，他也是對日本軍簽署降書者，他在防衛準備工作中曾盡了相當大的力量，他曾親自遭遇過許多驚險，在日本俘虜營中，更嘗過許多啼笑皆非的苦頭，他也嘗因馬來亞淪陷而遭受英國許多人士的譴責。本年四月間，他在倫敦發表了「馬來亞戰爭回憶錄」一書後，使各方頗受感動，馬來亞人民更受刺激，蓋其中所述的情形，有甚多是從不易獲致的檔案中得來的資料，更有許多幕內的事跡，根本就未曾爲馬來亞而至世界其他各地人士所了悉的。此「馬來亞戰爭回憶錄」一書，原文爲英語本，係由倫敦艾爾與史波特斯烏德公司發行，發刊之始，深得各方歡迎，本報因感其中所述各節有甚多足以爲中國人作參考及反省的資料，因此特將其譯成中文，從本年五月終開始在本報逐日發刊，歷時兩月始行刊完。本報因鑒於此書頗有歷史的價值，爰特將譯文全部彙刊成冊。惟其中錯漏之處在所不免，敬希讀者惠然指教，則幸莫大焉。

# 馬來亞戰爭回憶錄

白思華將軍著

## 序

### 我爲何要著作「馬來亞戰爭回憶錄」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星嘉坡的失陷，給了英國及其盟國一極大的驚奇，此種驚奇由於人民被引至認爲星嘉坡是難以攻克的觀念而更形擴大。

抨擊我們的，軍事及民政領袖的言論，在國內及海外均有所聞，而對於我們的戰鬥人員與民衆的無稽故事亦隨之盛傳。

甚多言論及甚多外間人士所表示的意見，是基於錯誤或不完全的報導，有者是基於對馬來亞情形或對於影響議決政策的因素不甚明白的原故，有的是「最後死裏逃生者」的故事。

直至如今，我並沒有企圖反駁這些抨擊或否認這些故事，所以會引起朋友們的驚異態度。

我感覺最好的方法是集中意志於著作一本實情的回憶錄，爲了曾在馬來亞及婆羅洲作戰過的戰士們，以及爲了雖然並無參加作戰但會負起責任與戰士們同樣受災難的人民，所以我才將一切回憶集合，著成本書。

此乃爲我著作本書的動機。

曾經身歷其境，而現尙感到星嘉坡失陷時的氣氛的我，要著作一本有聲有色的動人故事是極其容易的，同樣

若要發表一篇道歉的文章亦非艱難，但我皆一概避免踏入任何的一個陷阱。

如果無必要時，我是不相信道歉的，同時我又不喜歡著作一些引人入勝的故事，蓋如果是這樣，便會埋沒大戰前及大戰後會在馬來亞及婆羅洲發生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是值得我們的研究的。

職是之故，在本書中，我極力依照本身記憶所及的一切演變，詳列於內，並解釋其時所要採取之若干決策的各種因素。

我曾經假想到大部份我的讀者對於遠東的常識是極其微薄，或者全無的，所以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有描述當時的情狀，我希望對於此點我是成功的。

離開事件發生之時五年後始準備著作本書，當然是須要廣泛的搜集工作，我僥倖能得到官方記錄的參考，同時亦可以利用皇家兵團已故顧貝爾中校在漳宜集中營內所著的戰爭實錄作爲著作本書之資料，顧貝爾中校是我的部屬，他的實錄一直偷藏起來，至戰爭結束後始得宣揚，若缺少了它，則欲將各種事件著成本書並非容易。

我希望閱讀本書後的讀者，可以自行公正地判斷星嘉坡失陷的原因，我謹將那些曾受災難，死亡或長期監禁的戰士們的榮譽，由讀者去決斷。

白思華將軍近照



我謹將此書獻  
給曾參加馬來  
亞及婆羅洲戰  
役的勇敢男女  
以及在家中等  
待他們回來的  
人們。

白思華

## 第一章 防務未受重視

四

一九三六年春，我以一等參謀長之職，被派至馬來亞陸軍司令部服役。

杜比少將（現爲威廉爵士將軍）（W.G.S. DOBIE）事前已被委爲馬來亞陸軍總司令。

參謀總部隨着星嘉坡防衛之發展而擴充，我便是該部的首任一等參謀長。

在我未來馬之前，我曾在英帝國防衛大學經過一項防衛科之訓練，當時服役於各種戰鬥工作之軍官以及英自治領之代表人物與若干民政公務員，均在此大學受訓。

我被選負起此重要職務的原因，相信是由已故約翰狄爾爵士陸軍元帥（SIR JOHN DILL）的推薦，當時他在陸軍部任軍事計劃及情報局長之職，我會在他部下服務多年，係任命巴里省（CAMBERLEY）參謀大學教練之職位。

### 一片熱誠

約翰狄爾爵士是崇拜軍政及民政合作的學說的，他熱望帝國防務大學所教導的此種學說，能在馬來亞實施，其時馬來亞由於利益衝突之故而發生了須以技巧的方法從事辦理的事件。

我抱着滿腔熱忱前赴馬來亞，凡係調任至另一新職務的人們，均抱有此種熱誠的。

我在參謀大學及帝國防衛大學裏會多次研究星嘉坡的攻守戰略，是故極希望看看星嘉坡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城市。

我起初認爲在星嘉坡的生活形式類似馬爾太（MALTA），我曾在馬爾太居留數年，其居民最容易互相認識的，但我終於發覺我的推想是錯誤的。

當我未抵達星嘉坡之時。我未曾認識它的地形及面積，同時對於其人口的數量亦不了解。

以馬來亞陸軍總司令部參謀總長的身份，我當然認爲自己本身是有多多少少聲譽及爲人重視的，但我終於發現到當日馬來亞的人民大部份對於防衛並不甚注重。

馬來亞是一個富有的商場地區，當地的人民多靠膠錫兩業的生產爲生。一百年前，當英人尚未統治馬來亞之時，其人民是好戰的，嗣後在英人的統治下，他們已學習和平共處的方式，歷年來他們集中志力於工業的發展而享受着文明的美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雖然他們會受到世界物價降跌的影響，致引起裁員減薪的事件，人民的生活因此遭受各種的困難，但他們並沒有受到戰爭的洗禮。

由於這些原因，當日馬來亞人民不注重防衛，並非是一件令人驚異的事件，馬來亞於一百年來從未經歷過戰爭，所以爲什麼將來要發生戰爭呢？

### 各種批評

如果英國政府要在星嘉坡建立一龐大的軍港，那乃是英國人本身的事。相同的，除一般官員外，極少民衆是知道英國政府已派遣了一位一等參謀人員前來馬來亞陸軍總司令部服役的。

其實陸軍人員是有如途途中的飛鳥，大部份的民衆纔是永久的居留者，他們各有自己的朋友，所以都不希望知道陸軍官員的承繼人與其家眷的情況，但待平民熟悉他們時，他們都已被調往他處了。

這種局面，於過去曾引起軍入多方批評馬來亞平民，特別是在星嘉坡的人民。依照我的見解，此種批評是難以避免的，而在人口繁盛的國土裏，擁有多種共同利益的人民將會分而組織個別的集團，此種批評更爲難免。



## 工作繁多

六

這便是在馬來亞觀察得來的局面，以我本人而言，我並不感到悲思，應酬時間少了，反而給了我較多之時間去處理等待着我的工作。

我們一羣在馬來亞陸軍司令部都感到快樂，而與杜比少將工作是最爽快的，雖然他是處於指導者的地位，他從不無理地干預我們的工作，但當我們有事要求他下議決時，他永遠是率直坦白的。

有人懷疑他的宗教活動何以會受馬來亞人民的歡迎。這是容易獲得答案的。杜比少將為人坦白率直及平民化，加以他的堅定宗教信仰，不久便贏得思想純正的人們的尊敬及愛護，同時他竭盡已能，力謀提高負責當地防衛及安全工作者的合作及和諧共處精神。

當時我們的主要工作是依照陸軍部的計劃促進星嘉坡的防衛工作，凡是一切重大的開銷必須先獲得批准，惟因基金缺乏的原故，所要求之開銷常被大量裁減。

由於此種原故，總司令的權力是有限制的，一項計劃的施行，往往因為先要請求陸軍部的批准而受阻滯，待計劃批准後要提呈其開銷的預算案，如獲批准，始簽發准紙，將其付諸實施。

這種限制開銷的措施直至與日本的戰爭爆發後始行取消，馬來亞陸軍總司令方有權自由處理各種開銷項目。當時馬來亞的軍隊數量甚少，而大部份均駐紮在星嘉坡島，島上的軍力包括兩營英兵，迨至一九三七年再加一營，海岸地區人員，空襲防衛隊，若干行政隊伍以及星嘉坡義勇軍。

在馬來亞大陸的軍力有駐紮在太平的一營印度兵，在波德申駐防的馬來兵團，馬來聯邦義勇軍以及在馬六甲檳城之海峽殖民地義勇軍。

## 主要信念

這些軍力是薄弱的，但是我們在馬來亞的軍力，正如其他海外地區一樣，是基于一旦馬來亞受外來暴力威脅之時，英國海軍將會前來救援的信念上，所以在馬來亞的軍隊的任務，是保守星嘉坡軍港直至英國海軍抵達為止，這不過是一兩個月的期間而已。

因是，主要的問題是星嘉坡本土的防衛工作。我到達馬來亞後，得有機緣遊歷馬來亞各地區，並訪問各地的正規及義勇軍隊，由這些訪問，我獲得了對馬來亞及其防衛工作方面的各種印象。此外，我又認識較多的朋友。不論我到何處，一律均爲人熱烈歡迎，基於我先前所述及的理由，我感覺認識馬來亞大陸的人民較認識星嘉坡的爲容易，由於其中一次訪問的結果，「星嘉坡的後門」的言詞便開始常用了。

一日我參加一隊義勇軍的週末訓練課程，於下課時我曾向在座的義勇軍青年們強調講述馬來聯邦義勇軍任務的重要性，我描述他們爲星嘉坡背後的防衛者。

經過了數日，我沮喪地發覺在英聯王國一家報紙上，刊載了我演講的摘要，事前並沒有人向我請准，而當日我又不知到有報館的代表在場。

我所以特別提述此事件，是因爲在我逗留馬來亞期內，此類事件發生不祇一次了，而這些事件的發生促使一般司令官於接見報界時要採取謹慎的態度。

遠東的局勢於一九三六及一九三七兩年演變得甚爲劇烈，在日本軍閥與政府憲法擁護者的鬥爭達至最高峯。於一九三六年二月間，多名日本領袖人物被一隊軍人殘酷地謀殺，約一個月後，寺內伯爵(COUNT TERAUCHI)被委任爲陸軍部長，他爲日本最專制軍閥之一，於遠東戰爭的後期，他復被調任西太平洋戰區陸軍總司令。

在一九三七年的初期，日本人憤恨軍閥的管治，於是在大選的時候，他們投選了一個較為和平的政黨執政，但此種舉動祇增加了軍閥們的好戰情緒。

一九三七年七月間中日戰爭爆發了，此大戰拖延了八年之久，當時日人稱之爲「中國事變」，在星嘉坡一名著名的日籍居民爲避免以間諜罪被捕而自殺。

### 日人野心

我們在馬來亞以好奇的眼光觀看這些事件的演變。明顯地，日本的軍閥們正等待着時機，而歐洲局面的演進將會供給他們以達成其野心的機會。

日本是最保守秘密的，所以要探取有關他們的爭鬥能力的情報是絕非容易的，但以他們在中國海岸的聯合攻勢看來，他們的軍備比較當時我們在馬來亞所擁有的高出多多。

他們對於登陸艇並不感缺乏，而我們本國對是種登陸艇的製造，由於財政限制，而屈指可數。

日人同時又利用特別登陸艇拖運船隻，此種運輸方式在戰爭的後期是佔有一重要的地位。

另有一項事件我們感覺是極重要的，便是日人當時正在建造一隊十八海里速率的商船，他們的這種外表的舉止引起了我們的懷疑，相信他們於日後將會利用這些商船運載士兵，而非非用以運載貨物。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接到陸軍部的命令，要我於年底離開馬來亞返英，担任奧特斯執（ALDERSHOT）軍區旅長之職。

### 重大變化

一年內星嘉坡軍港在防衛方面獲得大進展，但我感覺這些大變化並沒有得到馬來亞以外人士的好感，因此我

請求杜比少將批准我書寫一張歌頌星嘉坡軍港成就的文章，以及擬草一張以日本人的眼光去進攻星嘉坡的計劃書。杜比少將批准了我的請求。

我寫成了該計劃書後，乃提交杜比少將參閱，並得到他的批准，依照他的指示，我將該書寄回英國呈遞陸軍部。關於計劃書的內容，在下一章有詳細論及，但現今可以附帶提述一下，書中所建議之攻勢，與四年後日本進攻馬來亞時所採取者，並沒有多大的分歧。

另有一件事觸起我最大的關懷者，乃為在防衛準備上，軍民兩政失却所必須的合作精神。

雖然，事實上各部署的官員有參加各種社交集會，以便互相認識及了解彼此的問題，但極少對於彼此有共同利益的問題，是由雙方聯合去解決的。

### 合作精神

於一九三七年我會寫了一篇備忘錄，如下為其摘要而值得我們的特別關注：

「於過去一年間，我們成功地建立了軍方的合作機構，此種合作精神可以在每月的參謀會議，司令會議以及互相拜訪的措舉上表現出來。

廣泛地講來，但不能代表海，空兩軍的意見，軍民兩政如果不是這樣，則不會有如此之合作表現了。雖然司令官及坡督嘗有召開座談會，但並沒有聯合共同研究問題。此種聯合研究問題的精神是需要的，尤其是一個堡壘，類似星嘉坡，正在建築進行中，更為必需。」

該備忘錄繼續提議各項改善辦法，以及呼籲軍民雙方竭力將本國政府對馬來亞防衛問題的計劃付諸實施。當我在帝國防務大學受訓的時候，一切問題似乎容易解決。當困難發生時，軍方及民政代表將聯合以互相協

調的辦法謀解決。

但是在紙上互相協調是一回事，而當要考慮一真實事件時互相協調，那是另一回事了。此乃爲在馬來亞一向發生各種困難事件的根基。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在這個富裕及繁榮的商業樞紐上建立一個堡壘。軍方及民政方面的利益時有衝突，而當軍方要實施一項計劃有侵人民政府的利益時，民政府嘗出而維護該利益。

凡有類同的事件發生，這個局面必然會存在。在馬來亞這一個局面，因爲民政府抱有錯誤的觀念而趨於惡化。他們認爲軍方司令官的責任無疑是遵守個別軍事部署的命令而行，然而民政府之主要責任是保證軍隊的活動不會損害它的利益。

我認爲倘若國內政府或帝國防務委員會的一切議決，可能由各關係的部署同時傳達軍民雙方，俾其遵守執行，則這些困難可以烟消雲散，此項成就，在現代時期，可以綜合管制的方法獲得之。

我懷着錯綜的情感離開馬來亞。我感覺雖然經過多方面的努力，我們仍不能在馬來亞社會中替軍隊爭得其應有的地位。任何人都會感覺到凡依靠馬來亞的資源爲生的人民，都會歡迎來保護他們的陸軍代表人員。無疑地，大多數人民對於這些陸軍代表人員的來臨，內心是感到快慰的。然而另有一部份人士利用報紙及其他方式，發表他們不願任何軍事佔領的意見。

他們憧憬着，馬來亞如無軍隊駐紮，他們便可以安適地繼續經商而獲利。

## 軍事侵略

當政府公佈議決在檳城設立堡壘時，馬來亞有一間早報會著作一篇評論。由此評論我們可以看出人民的一般

見解，如下乃爲該文的摘要：

「雖然若干時候以前，當局已暗示檳城遲早要成爲軍備的城市，於上星期五政府憲報正式公佈要在檳城徵用土地以便建築軍事營房作爲防衛之準備。本市居民對當局此項公佈懷有各種不同的見解。無疑地，軍事人員的到來，會帶給商家，娛樂場所及整個城市以繁榮的氣象，但本市大多數市民皆認爲軍事人員的到臨，會擾亂檳城的平靜及和睦空氣，而最後會帶來軍事上的侵略。此問題是值得我們的討論的。」

該評論承認整個軍事形勢已有改變，所以對於北馬的防衛建設是值得一提，它繼續稱：

「至於在檳城游泳池對面的丹絨彭加（TANJONG BUNGAH）膠園地段建築軍事營房事，因爲離市區尚遠，所以當局這樣的議決，是值得我們的慶賀的。軍事人員在市區附近紮營將會引起不可思議的麻煩事件，我們均了解士兵的性格是怎樣的。」

其實，後來軍事營房並沒有在丹絨彭加建立，而是在佐治市（GEORGE TOWN）南部的另一地點建築，此地段與市區的距離是與丹絨彭加的距離一樣。

然而，在我們逗留馬來亞的期間，我的妻子和我已經滋長了愛好這片土地的情緒。我的工作雖然是艱苦，但是極爲有趣——這有一部份因爲是當時的生活是與平時士兵的生活不相同吧！

### 森林訓練

我們感覺所幹的工作，是有價值的——建築應付敵人的堡壘，執行各種準備工作以應付戰爭的來臨，並且以真正作戰精神去訓練軍隊。

我相信我們是最先開始在森林及種植園內實行軍事訓練的，而且發現此種訓練並非如想像一般的困難，我們

亦已證明如英國士兵受過徹底的訓練後，他們亦可以與亞洲軍隊一樣能在此種地帶作戰的。

雖然人民的生活並非奢侈，但生活費是很高。馬來亞人民與國內的人民一樣過着普通生活，但因為歐人家裏有華人使者的原故，所以此間的生活比較國內舒適些。

我所接觸的人士多是過着如此的生活，馬來亞因為其種植人對威士忌酒的嗜好過盛，以及夜生活的繁華，已經為人所週知的事實。雖然馬來亞酒的銷量比較國內為高，但其他熱帶亦有同樣的趨勢，所以極多人士，其中我便是一名，相信在此種氣候裏，經過一日的繁勞後，在下午啜飲一杯威士忌梳打是有補於身心的。

至於夜生活的繁華——在現今的時代裏，人生是須要快樂的，但不應超出度外便好了。事實上，在馬來亞的「醉漢」是少見的。

我的妻子和我在馬來亞結識了許多朋友，歐籍與亞洲籍的均有。當然的，我們所接觸的大多是軍人，但我們感覺當你認識民衆時，你亦會感覺他們是同樣的和好及熱情。

在一個大城市有如星嘉坡，是最容易誤解別人的，因為互相不認識或祇有一面之交而已，但後來你會發覺到他們與自己本身是擁有相同的理想及人生的哲學。

在我執行我的職務期間，我尤其認識及了解一些各等級的義勇軍人，他們對我表示熱烈的歡迎，而我又熱心的欽敬他們。

他們之中有很多曾服役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現今由於自衛及國民責任心的驅使，他們竟然放棄了一部安適日子來參加防衛這個暫作為家鄉的土地的工作。我可以自傲的說，這些人多數在以後數年的苦難日子中，仍成為與我共同甘苦的朋友。





我心懷各種遺憾地，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離開了馬來亞。雖然我當時是知道行將接任的新職務的重要性，但我心內仍感不安。

## 新的職務

在我別離星嘉坡回國的途中，我接獲一張電報，詢問我是否願接受奧特執司令部（ALDERSHOT COMMAND）參謀准將之職，而非旅長之職位。

因為這個職守在我的等級中是最好的職位，我當然毫無遲疑地接納了，當時奧特執司令部是由狄爾好友任總司令，我尤覺得欣慰。

後來當狄爾與我經過苦難的日子中，我更了解他，與他共同工作是最感快活的，他的態度可人，對部屬永遠是和靄，而其部屬於無論何時均盡忠於彼此之職責。

他嘗以謹慎及巧妙的方法去應付一切大小事件，以及井井有條地去表達他的觀點，而從不開罪他人。他的工作雖然是困難，但當國家的資源最感困厄之時，他的責任更顯得重大。

不論當他是奧特執總司令，英駐法陸軍司令或陸軍部帝國總參謀部副部長，其後又升擢正部長，他時常須要應付訓練人員與軍需設備之缺乏。

我對他的認識較任何人為透徹，因為他常自由自在的與我傾談，由於談話中我明白他對於國家資源缺乏的情形，深為關懷。

他毫不鬆弛地工作，以求改善各種形狀，他不理會別人的議論，永遠依照他本身的意志去做事。他懷着堅強的信心，深信最後局面是會好轉的。